

2046 的時間

2046 劇照



陳惠英

任教嶺南大學中文系，著有《流動的城市流動窗》、《遊園》。

或者，我們可以從一個午後開始，談談王家衛。他的 2046。

在一片聲稱王家衛已經老去的感喟聲中，我在一個午後去看看王家衛。

整個電影院，我是其中一半觀眾。

這樣好。以為這是適宜觀看 2046 的方式。

1997 到 2046 之間。五十年是靜止的不變的承諾；是一個密封時間囊。在這樣的時間囊裡，我們應把原來的記憶好好留存下來，不得隨便變動。

一、時間

開場的列車是時間的敘事者：這是一個導向不知何時何地的旅程。

由他吧。

聲音的出現是物（空間）的呈現：有一個周慕雲在。

好了，時間和空間有了著落，故事可以開始。

王家衛給我們設置了不同的記號：蘇麗珍 1，蘇麗珍 2，露露（現在的、過去的）、白玲（現在的、未來的），周慕雲（現在的、過去的、將來的）……大寶……等等。如果可以，還可以延伸這些曾經出現的記號：仿綠玉琉璃花瓶、大方形座鐘、迴旋樓梯扶手、掌櫃與霓虹……等等。這些記號，足可追認成上海金身、香江風靡。

戀棧塵世且本身也是記號的痴男怨女游移在這些記號之間，成了一道網，掙不出去，或是，痴男怨女情願回到紅塵，也不要待在 2046 裡。

2046 是時間吧。

散文隨筆



二、列車

2046的時間游移是一列車，由機械人管理，這是電影中最好的一段。一如王氏的重慶森林最好一段是關於過期罐頭的說法。機械操作之外，我們仍有會流淚的機械人，他們比正常人的反應慢很多，他們的哭與笑是隔許久才出現的。於是，機械人有了最不機械的時刻——當白玲呈現的是流離漂泊的故事時，機械人告訴著的是：活在2046的時間裡，他們還是有著尋常人的悲喜。

一眾痴男怨女(重複又重複的離離合合)在自身的時間裡反而越發執迷。

本來不該是這樣的——列車有固定的行車時間表，應是不早也不晚，剛剛好的；然而，機械操作以外，也有堅執不肯應和的時刻，寧願是慢一點，也還是要與機械不一樣。

人與機械，同樣執迷——至死不渝。中國人、日本人，有何相干，你的故事，也是我的故事，只要我們仍然感受到悲喜，執迷如昔，我便會變成你。在你之中，我早忘記過去種種。

外在運行雖固定一如列車，我也有屬於我自然的流露。

三、回去！！

「可以講多啲嘛——」(聲音是低沉的)

王家衛人物的記憶不是直線倒敘，他們喜歡在未來回到過去叩問：你可以講多啲嘛——？只有在這樣安全的時間裡，他們才可以自由漫想，自在臆測。所有已在的經已變成記號。一切意義在於對記號的解釋：如此說來，原來發生的是不真實的，真實的存在寄望以後的說明／釋義之中。這樣的二重衍釋足以讓人萌生何謂真、何謂假的疑問。在真實的事件內，我們無法肯定孰真孰假，惟有在記憶內，隔一段距離才得

以認清事物的存在狀態。要是失卻這再認的可能——如再沒有機會由第三者以平常不過的語調追述某人行狀——人物便如沒有過去的空殼。因此，王家衛電影的對白是較前豐富了，他藉著一再的文本互涉式的追認，以建立他電影中的人物。此所以論者以王家衛電影元素的加法說明他電影的構成。或者可以這樣說：王家衛電影是不存在的，只有一再的追認，一再的回到過去，我們才能夠隱約把握他的電影。

不落地的鳥。

反正大家都不要活到2046內，一旦留下，便不會走出來，因為，那裡是沒有記憶的。無法回去，無法追認，便不復存在。

只有在虛幻的不能定下來的時空之中，才可以確認甚麼是存在過的。

五十年的承諾是固定的、不可再衍生的記號。

無法追認，五十年這承諾是不真的，意義上不會存在的。

以後的王家衛——觀眾記得(我們記得有過這樣的地方、這樣的人物、這樣的故事故事……)

我們記得花樣年華的旅館，我們記得重慶森林的旅館，我們記得東邪西毒的旅館，我們記得的……泰國、上海、澳門、香港……周慕雲等人出出入入的生活空間，不在的、似在的、可在的、擬在的，即或有家，也不是真正的屬於自己的家。誰願意走入2046呢。2046是安居的處所吧，即或如此，還是不願意走進去，寧可游移、漂流、浪蕩。電影中在走路的人物常是像沒有腰板似的，游移、漂流、浪蕩，走不出一行直線，然而，尚好，看來依然自在。

如果有機會，一定要搞清楚，靖雯與慕雲在平安夜吃聖誕餐時是否左手握湯匙，這要回去看看才知道，才記得。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

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
未經批准不得翻印